

桅灯

张状庆 撰文/供图



冬至，按海岛的揆程（方言：规矩），冬至大似年，似乎不是个一马二虎的日子。小时候冬至除了吃顿饽饽（方言：水饺），就是瞎黑（方言：晚上）放点鞭炮。但俺知道，这大年快到了。

小时候的年虽然过得并不富有，甚至很是清苦，可这会儿回想起来，却老鼻子（方言：很多）甜蜜和幸福。

小时候儿浑家（方言：全家）忙年，里外跑得老鼻子欢气（方

言：欢喜），只有爷爷在炕上一心一意地擦灯。只见他从厢房房檐上勾下（方言：从低处摘东西）一个斗状木盒，打开拿取一个用洋灰（方言：水泥）袋纸包裹得溜严实的斗形灯。爷爷擦灯的四面玻璃时，像是有配方，用什么油和着泥擦。等擦好了，亮起来时，老远看像没有玻璃一样。大更午（方言：下午到黄昏）瞎黑，这灯就掌在俺门外竖的灯架子上。俺家在砣砣岛后口北山顶最高那

儿，街坊邻舍挂的都是马灯，俺家的灯不光高，还亮得晃眼。

后来的一天，爷爷老（方言：去世）了，那天还下着蒙蒙的小雨。按砣砣岛的揆程，家里有去世的老人，院外该掌有照明灯。那几个瞎黑，这盏桅灯送了爷爷最后一程，那年俺才六岁。

爷爷老了以后的过年，爹爹拾起了这擦灯掌灯的营生。擦灯时，爹爹的脸上多了不少的凝重，似乎不能有半点差池。

爹爹记性好，爱讲古今儿（方言：故事），经历的、看到的、听说的事老鼻子多了。那时上学作业少，家务重，晚上织网上梭子，听古今儿是宿宿不落的营生。记得上中学那当口，老师布置了写一篇传家宝的作文。俺反复寻思，唯有这盏灯的背面能存有不少的古今儿。为惹爹爹欢气，俺特意早早上了两匣梭子，果不其然，爹爹给俺讲起这灯的经历——

一

老话说：“迎春开花，打柞来家”。根起恁爷爷出门那時候的春季天，虽说朝廷禁止去高丽（朝鲜半岛古代王朝）打青鱼（即鲑鱼），但看管不严，船若避风，也动不动挠到高丽。咱砣砣岛上光秃秃的，可这高丽的山上满哪儿都是柞树，也就是椴子树。所以轧伙儿打完青鱼，都会挠沿海置办一船柞树木头来家当柴火，这就是那句老话的来头。

有年，恁爷爷领船摊上大风，差点踢蹬（方言：结束、完蛋）了，船

叫浪拍得够呛，后把灯架上的灯砸得稀碎。船上好多的家什让浪都掀到洋里，只好在高丽挠沿添补。在高丽置办东西的时候，恁爷爷看见了这盏桅灯，稀罕毁（方言：极）了，价没拉一拉就买下了。就这样，这盏桅灯和满载着一船柞木柴火，赶着迎春花盛开的芬芳，回到砣砣岛，开始了它不平凡的闯海生涯。

这盏灯经历的事无其带数（方言：很多很多）。

说苦难，比不了“三月十六日

那场风”。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十六日，洋面灵经儿（方言：忽然）刮起了足有十一级的北风。在大竹山洋面拉网的渔船，遭到了亘古没有的灾难。那天，眼看着有的船儿浪就被拍沉，有的船两浪给掀翻。海面上到处是漂的渔网、翻的船具、哀号惨叫的人，那会谁也顾不了谁了，都是听天由命了。

那个场面恁是寻思不到，人没有指望了，就把自个儿绑在桅杆、劈槌、大橹上。只要在水里沉不了，早晚能潮到海沿上，为的是

让人能找到尸身。恁爷爷干营生手脚麻利，眼看北洋一片黑压压的云扑了上来，忙不迭地把船给下了锚。就差了这么个当口，没大歇儿，洋面像发海了一样。恁爷爷扶舵，让俺抱在后把子上守着这盏灯。俺朝天拜了几拜，还不停地祷告：“老天爷爷啊，保佑保佑俺吧！”俺爷们真的躲过了这场劫难。这场风，咱村里一下就糟蹋了四十八个人。从那会儿起，俺看要说这灯还有了不起的光荣。

二

打小鼻子（方言：日本鬼子）时，共产党八路军就在咱后口村开展地下活动，后来北海地委在村里建立了党支部。这可是长山八岛头一个党组织，中共长岛特区工委有一时期驻咱村，俺参加渔救会，跟着和船主渔霸斗争不用说。一九四五年“七夕”节的转天，小鼻子投降，俺船在北地老渔滩掌桅灯，急三火四往家赶。后来约摸有半月期程，上级决定用船从南邦往北地运八路，要挑选信得过的渔民参加，俺不用说，肯定叫挑上去了。俺就提

溜这盏桅灯，上了“二马驹”大风船，顺风一气到了南邦棠家口。那儿和大活海市一样，早就停了一片大风船。

俺在那场儿装了满满的一船有好几十号八路军。他们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裳，除了看见两个挎“橛子”（方言：手枪）的约摸是官，其余的都空着手。

俺不忘那是个八月十五供养月婆的时候，棠家口有老鼻子轧伙不错的老乡还送来月饼。瞎黑，上级告诉开航，俺轧伙带头拔锚向北地开拔。那个瞎黑虽说顶着北

风，可咱岛上闯海人使唤船麻溜，讲究好手赖手不如快手，用的招是“抢风头，赶风尾”。再加上跑南邦奔北地那权当在家门口转悠，很快把南邦的船拉得老鼻子远。咱都到老铁山了，他们还在砣砣岛避风。虽说不少八路晕得真是够够，可把那挎“橛子”的干部兴（方言：高兴）得直夸奖。

跑道时候儿瞎黑不让掌灯，害怕让国民党在这转悠的炮舰看见。快到老铁山的时候，说苏联人不在大连挠沿。那就只能还往北划，最后在庄河一

带把八路卸下了。咱岛里装八路的船都是头一帮到，八路军的几个干部都挨船握手感谢，老鼻子亲啦。

任务完成得好，上级很满意，让咱岛上船再跑一趟。所以俺轧伙又返回棠家口装满八路，这会儿在皮口挠沿平安地把八路卸到了北地。往家赶那会儿，瞎黑俺把这灯掌上了。那心里和这桅灯一样，在海里锃亮锃亮，不知哪么回事，就是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展扬（方言：自豪骄傲到可以炫耀）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桅灯跟着俺和全村人一样，在那么多的大风船、小橛子上，铺水盖浪，南邦北地、东洋西地地闯荡。它见证了不知多少回的大风大浪却有惊无险，也看俺发了不少的财。这桅灯制作得精细巧妙，油烟排放流畅，不会把灯箱熏黑。爹爹告诉俺这灯叫“美孚灯”，那灯罩和他轧伙的灯罩不一样。掌上灯，你会看见罩上有七个星星，所以管它叫“七星罩”。俺不太信，特为儿掌灯看了，又数了数，你说说，还真的是那回事儿。

俺挺划魂儿（方言：纳闷、不明白），爹爹是个安分守己、不招事、不惹事的老实人。运送八路军若叫国民党抓着，那可是要命的营生。爹爹却提溜这灯，争命般地要干，足以证明共产党的组织力量，证明渔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渴望，还证明了这灯和吉祥物一样，护佑着爷爷、爹爹他们一路平安。

从那会儿起，这灯在俺心里有着一般的神圣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爹爹移居

长岛与俺同住，虽然儿孙绕膝如同含饴，可每当过年，尽管大更午和瞎黑里外灯火通明，看爹爹似乎若有所失一般。后来俺回老家，看到这灯还挂在房檐上，猛然醒悟，把它请回了长岛的家。

记得那个年，俺学着爷爷擦灯，爹爹在旁边看着，不时抿嘴笑。焊了一个灯架竖在院中，俺费好大事操持（方言：找到）了一瓶火油。瞎黑时候儿，俺掌上灯，安好灯罩，捻亮火苗，放置灯箱里，挂在灯架上。这桅灯，根起（方言：早先）在老家都亮得晃眼呀，这会儿在楼宇间门窗的灯火映照下，如同夏天飞舞的萤火虫，只看虫飞，不见光亮。爹爹看了没吱声，可俺约摸老人心里挺不熨帖。尽管桅灯不亮，可俺每当过年，还是照挂不误。慢慢地，爹爹过年时看到挂灯，也很是欢气了。再后来，正月的一天，爹爹老了，按揆程瞎黑几点灯照明，俺把这盏桅灯也掌上了，高挂在院子里。

爹爹老了后的年，俺还掌这桅灯，不但成了自觉，似乎还有

些虔诚。俺心里明镜似地清楚，时代的车轮会碾压抛弃许多老旧物件，但那物件上早就浸润了许许多多精神，那是应当传承的。

如今妈妈老了，俺又掌上了那盏桅灯，送了妈妈最后一程。假若真的还有另一个世界，妈妈若告诉爷爷、爹爹，桅灯俺是如此这般挂的，想必他们是会老鼻子开心吧？

孙女也开始懂事了，俺要告诉她这桅灯所承载的故事。因为这桅灯的漫长经历，是海岛人从苦难走向幸福的佐证，也是海岛人拼搏不息故事的载体，更让俺祖辈、父辈，最重要的是俺这

辈放心：俺家桅灯有人传！

有词曰：

《渔家傲·桅灯》

春寒料峭高丽外，

骇浪拍舟呼声哀。

他乡遇灯结缘在。

朝天拜，渔人命运不奇怪。

民犹如水言舟载，

蒋家王朝焉不败。

国兴家旺灯明快。

传万代，海岛文化更豪迈。

注：本文选自邢纪波主编的新书《老物件中说胶东》，有删改。

《老物件中说胶东》新书发布会 21日举行



本报讯 4月21日（本周日）上午，《老物件中说胶东》（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）新书发布会将在璜山书院举行。全书包含88篇文章，共计20余万字，图文并茂，涵盖胶东地区众多的老物件种类。一个个精彩写实的故事，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振，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该书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胶东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老物件，是一部承载记忆的绮丽散文集。这些老物件不仅是胶东民俗的具象呈现，其中诸多老物件皆为璜山民艺博物馆典藏的藏品。璜山民艺博物馆收藏的藏品多达14000多件（套），吸引了众多胶东的民俗文学爱好者前来参观，并挥笔写下了诸多有关老物件的回忆篇章。

书中的文章各具特点和亮点，蕴含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，将带您领略胶东历史与文化的别样魅力。通过这些老物件故事，可以为读者打开胶东历史的神秘大门，鲜活呈现地域民俗的迷人魅力。在书中，您将看到承载家族传承的珍宝、见证村庄风雨的遗存以及烙印城市记忆的年轮。

新书发布会当日，编著者与作者将为读者朋友揭秘成书过程、创作经历，有关老物件的精彩故事，定能让您情思缱绻、心弦撩动、共鸣迭起。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